

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批判论文集

李定坤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資產階級文藝思想
批判論文集

李定坤等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號)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1272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7/16·字數：28,400

1958年9月第一版

195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76

統一書號：T10110·178

定價：(6)一角四分

資產階級文艺思想 批判論文集

李定坤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和文艺工作者漫談紅与專的問題·····	李定坤 (3)
进一步和右派分子辯明大是大非， 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覺 悟·····	李 林 (11)
作家与党的关 系·····	方 蓀 (17)
时佑平是一个怎样的作 家·····	一 戈 (23)
駁“无界限論”·····	傅聖謙 (29)
青年作者不应过早專業 化·····	斯 羣 (37)
名利思想必須徹底清 除·····	一 戈 (43)

和文艺工作者漫談紅与專的問題

——重讀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李定坤

現在，許多人都在議論紅与專的問題，文艺界的同志們也在議論：“文艺工作者怎样做才能达到又紅又專呢？紅与專的标准到底又是什么呢？”議論這個問題是件好事情。不但需要小議論，而且可以大議論。因此我也想議論一下，求教于文艺界的同志們。

其实，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紅与專問題，在我看来，从党的文艺理論上說，應該是早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只是我們自己在文艺實踐上，却還沒有解決好，或者還沒有完全解決。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主要是看作品，看實踐，而不是只看言論。

我面前擺着一本“毛澤东選集”第三集。這邊有“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下邊注明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寫的，算來至今整整有十六年之久了。在“引言”中毛澤东同志談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在“結論”中談了文艺工作为什么人？如何为？統一戰綫問題，文艺批評和文艺界的整風問題。我这样提也許有人会說“你这是搬書，这个誰不知道”？可是我認為問題就正在这里。讀書有两种：一种是讀了書懂了很多；一种是讀了書还是不懂或者懂得極少。我就是讀了毛主席著作还是懂

得很少的一个，我看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因此我建议我省文艺工作者都要结合目前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重新認真溫讀一遍毛主席的“講話”这一著作，这对我們解决紅与專的問題，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关于什么叫“紅”？什么叫“專”？人民日报社論已做了正确的解釋。关于紅与專的标准，对文艺工作者來說，我想就是毛澤东同志在“講話”中談到文艺批評一节时，所說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解釋。“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我想就是“政治思想是統帥”的意思。当然政治与艺术的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中論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一节中又提出了六条标准，这也正是我們今天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标准，“紅”的标准。至于艺术标准的内容，毛主席談到有較高的，較好的；有較低的，較坏的；有适合或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这个原理当然适用，只不过是高和低，好和坏，适合不适合群众斗争要求，都应当提高到今天的人民政治生活要求上来看。我們今天的政治任务是：在繼續进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向自然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地增强我們进行兴无灭資、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物質力量。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五四”运动是现实，民主革命时期是现实，現在我們好些“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民主革命的参加者都还活着，对这些斗争我們要反映，但今天更重要的是党领导六亿人民建設偉大社会主义的现实，我們更要百倍热情地去反映，去指导。而这种反映又是离不开过去，离不开历史，割断历史是錯誤的，但重点还是一定

要有的。

下边我要談的不是系統地有关紅与專的各方面的問題，我只想談談目前我省文艺工作者在向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道路前进中，我所認為的几个重要問題。这就是思想解放問題，深入生活的問題，臥薪尝胆提高艺术表現技巧的問題。归納起来也就是學習和創作实践两个問題。

文学艺术只有形象地正确的反映现实，才会發揮它指导现实的作用。我們当前的现实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對我們当前社会的階級斗争的形势和党的方針政策作了極為深刻的馬克思主义的闡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义。我們要反映现实，就要正确地認識现实，毛主席这一著作正是我們正确理解现实，認識生活的指針，这是个方向問題。

無論做什么事，方向是很重要的。有了正确方向，一切均会引向胜利，离开正确方向，即使再努力，也是一事无成或最后走向失敗。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斗争，右派分子的敗北处首先在于他們的立場反动，政治方向錯誤了。也許他們比我們讀毛主席“講話”的次数还要多，但是“講話”對他們沒有發生作用。同样是一篇“講話”，有的讀了經過努力，变成了真正的人民作家；有的虽然也讀了，但在大風暴面前却經不住考驗，变成了右派分子。我省專業作家时佑平即是这样，他也讀过不少的馬列主义著作，他的行动却給他作了相反的結論，原来他是个別有用心把文艺当做追求个人的名利的手段，从而最后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看啊！有正确方向和沒有正确方向这中間該有着多大的区别呀！我們

和右派的斗争，就集中地表现在“为谁”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这样就必须要有共产党来领导；他们是为资本主义，为个人名利，他们实际上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领导。所以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敌我矛盾，必须和他们划清原则界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反右斗争以后，我们文艺工作同志和其他干部一样，绝大部分提高了觉悟，革命干劲十足，这是主流，也是十分宝贵的。但也还有不少同志，还有各种顾虑，思想未能大解放，这是个大问题。思想不解放，精神不会完全舒畅，这样怎么能搞好创作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右派分子的错误决不在于说错了这几句话那几句话，而是个基本政治方向问题。我们同志们中间，不是也常有说错话的情况吗？但并不就是右派，也决不同于右派。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一本书主义”，而就不敢写书了，“一本书主义”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表现，但书还是一定要写的，不仅要写一本书，而且要写很多的书。这就是说，只要我们方向对头，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利益着想，即使是说错几句话和做错一点事都是不要紧的，也是可以改正的。任何人在工作中总难免是要犯点小错误的，问题是要不犯根本原则性的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只要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命运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中，我们的光荣任务是要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只要打掉一切个人欲望、个人打算、个人野心，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利益，我们就要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事业，我们就要敢想，

敢說話，敢寫作，敢作敢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政策，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才有這樣大的氣魄，才能提出這樣正確的口號。這一方針政策，貫徹執行的好壞，關係着我們藝術事業能不能繁榮興盛的問題。一切東西都有矛盾，有比較，有對立面，只有鬥爭才有發展，這是事物的發展規律，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也必須這樣，我們要很好地學習黨的這一方針政策，充分地正確地領會它的全部精神。在這次整風中，我們的人民群眾出了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揭發浪費行為和保守思想，來批評我們的工作，批評我們之中某些官風很盛的人，這是一件好事情，他們與右派完全不同，對事業是有益的，是出於對黨和革命的忠心熱愛，單從這方面講，我們文藝作家，也可以向工农群眾、勞動人民學習到許許多多好東西。這是我們國家政治局面生動活潑的表現，這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總之，我們要接受共產主義領導，走社會主義的路，我們就必須向黨說真心話，把心交給黨，交給人民，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為發展社會主義藝術事業而奮鬥。為此我們就需要來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大解放，從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舊的思想領域中把自己徹底解放出來。沒有思想上的大解放，即不能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也就不會有藝術創作的繁榮興盛。

其次談談深入生活的問題。作家藝術家脫離開生活就會成為無水之魚，無本之源，根本談不到創作出好作品，說來好像這些也是老生常談，其實並不然。毛主席說過凡是有出息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要到群眾中去，長期地，無條件地，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懂得群眾，不熟悉工作對象，就會成為英雄無

用武之地。这些真理，在16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是至理名言，切切实实地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许多有才能的作家创作不出好的东西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去实行这一条，缺少决心。我们时代的生活是复杂的，多彩的，要认识它，熟悉它，就要到生活的激流之中去，和群众同劳动，同呼吸，共憂乐，首先做一个好的工作者，现在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訂出了个人规划，要下乡下厂参加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很好的，这中间一定会遇到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但是这一关都是非过不可的，我们要有志气，說到就要做到，决不要半途而廢。现在我省6万3千干部上山下乡，进行长期劳动锻炼，可以大胆预言，在他们之中，一定会出现许多各种农业专家，也会出现好的文艺家的。我们国家的生活是如此丰富，不可能不在意識形态上得到反映，不可能不出人才的。周揚同志来江西时鼓励我們說江西要出几个大作家，这不是随便講講的，这正表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无限信任。试想如果拥有1800万人口的江西省不出几个大作家，如果各省都是这样，那么全国的大作家又从那里来呢？因此，我们的眼里不但要看到專業文艺工作者，当然他們是很重要的，但数量究竟是很少的，大量的却是干部和工农群众中的業余文艺工作者，他們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熟悉我們的人民，他們也愿意表現，他們是一定可以创作出好的东西出来的，我們的任务是要起点促进作用。现在許多專業文艺工作者也已經深入到群众生活之中去了，这是好現象，但是有些人还是不得其門而入，总觉得生活这个大門不容易打开来，这里有一个鑰匙問題。艺术的思維和概括，离不开

政治思想做指導，鑰匙問題我認為就是政治思想，就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問題，特別是毛主席的“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兩本著作，對於每一個專業和業余文藝工作者，都要結合實際生活，結合思想認真加以閱讀，並把它變成為方法，變成為認識生活打開生活大門的鑰匙。這兩部著作和其他馬克思主義書籍一樣，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如果不把它讀活，變為自己的方法，即使是你生活在群眾之中，也會是見樹不見林，見現象而不見本質，也不能做到在藝術上正確地反映和表現。

此外我們還有個臥薪嘗膽提高寫作技巧的問題。首先我們不要被“技巧”二字吓倒，要來個破除迷信，有不少人認為似乎只有“專家”才行，我們不行，群眾更不行，我們不行當然應當刻苦學習，但切不可把技巧神秘化，也有些“專家”自以為技巧很好，把這個問題談的又玄又妙，使人聽之生畏，其實是要人家崇拜他，說明唯有他是權威而已。我們認為技巧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學到的，我們要採取“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辦法來學習和提高寫作技巧。還是主席講的，無非是向古人，向外國，向群眾學習，對古人的和外國的优秀作品，我們一定要學習，但畢竟只能是借鑑，向群眾向民間的學習却是最基本的。毛主席告訴我們要特別重視群眾的牆報，（今天來說即是大字報）通訊文學，小劇團，山歌民歌，群眾的歌唱和美術作品，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的作家可以從中吸取到取之不尽的營養和滋品。所以組織群眾創作，學習群眾的創作，對整個文學藝術創作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離開普及也就談不到提高，在普及基礎上提高，在提高指導下普及，這是個永恒的辯

証發展的真理。要表現我們这个时代，表現这个时代的人和集体，沒有高度的技巧是不相称的，我們从来都不反对要技巧，我們所反对的只是为技巧而技巧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單純追求所謂技巧。學習各种知識，學習群众的語言，要形成自己的獨創風格，我們明知这也是不容易的事，但我們有信心有决心，一定要臥薪尝胆攻破技巧这一堡壘。我們要采取边写边学的办法，进行大練兵，我們不能等到掌握了純熟的技巧之后再来創作，这是不行的。因此今后的文艺批評，不仅要探討作品的政治内容，而且要用較多力量去分析作品的表現技巧，我們要在這兩方面进行斗争。文学艺术作品是靠人来創造的，我們在政治上要有共同目标，但在艺术風格上我們却要發揮各个人的獨創性，我們認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結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作家之間有共同性，也有差別性，“人各有体”，風格是多种多样的。生活本身是这样，作者風格是这样，我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正反映了这个客觀辯証法真理。如果沒有了共同性，那就沒有了普遍真理和共同道路，我們就会沒有社会主义的文艺事業，但如果否定了差異性，也就沒有了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艺术事業的丰富多采和兴旺發展。

进一步和右派分子辯明大是大非 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省市文艺界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份

李 林

我省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一样，是一场尖锐的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取得胜利后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继续。这一斗争关系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不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一切都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们千方百计，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他们企图把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拉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就不仅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无法继续前进，已有的革命成果也将无法巩固。所以说，这是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斗争，它的严重意义就在此。

右派分子因为怀着不可告人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就和我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

大家知道，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是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有

派分子則惡意歪曲、污蔑，把它說成是修正了列寧主義。毛主席說我們正處在大變動時期，這所謂大變動，我們認為指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變動，是幾千年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變動，是傳統的思想意識必須隨着客觀經濟基礎的轉變而轉變的變動。右派分子則認為所謂大變動，就是從此天下大亂，有機可乘，要想方設法變到資本主義的舊道路上去。毛主席的報告，本來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則企圖利用它來調動消極因素，作為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的資本；我省右派頭目漆裕元就是為此目的要大量發動中間和落後分子加入民盟的。

人民內部的矛盾，本來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由事物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右派分子為了挑撥領導與被領導、黨與群眾的關係，就故意把它說成是領導上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產物。我們認為矛盾是客觀存在，所以揭露矛盾就是為了解決矛盾，是需要領導與被領導共同努力的，右派既把矛盾的根源一古腦兒推到領導方面去，就不惜誣蔑、捏造來製造矛盾，擴大矛盾，惟恐天下不亂，比如右派分子孫孝祖，為此目的竟專門爬上廬山去找矛盾。我們主張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應當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和風細雨，與人為善，右派則一定要把矛頭指向黨，指向領導，主張“鬥爭——鬥爭——鬥爭”進行无情的鬥爭，右派分子魏新所叫囂的“批評——批評——批評”，實質就是如此。

正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認為是為了培植鮮花，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因而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學術上不同的意見可以自由爭論。右

派分子与我們相反，他們是企圖利用它來販運資本主義的私貨。因此，我們主張有領導、有計劃、有意識的放，右派則認為這是縮手縮腳，阻礙了鳴放；我們認為鳴放主要是為了培植鮮花，右派則力圖為毒草爭地盤，把流沙河的“草木篇”也說成是鮮花；我們認為鳴放不能無界限——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應當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項標準來辨別香花與毒草，右派則認為不應有界限，右派分子長空就高喊着他的“無界限論”；我們認為鳴放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過鳴放辨別了是非，明確了真理，才算達到了目的，右派則硬說放就是目的，放出了毒草，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認為對於知識分子說來，鳴放就是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過程，右派則根本抗拒、反對思想改造，認為誰批評了誰，就是粗暴，就是阻礙了鳴放。

在社會制度方面，我們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着無比的史無前例的優越性，它保障我們的一切事業，例如文學藝術事業取得偉大的成績。我們一方面要正確地、實事求是地肯定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從而鼓舞大家更有信心，勇往前進；同時，我們也決不掩飾前進途中的任何缺點，掃除它，以便更好地前進。右派分子由於痛恨我們的社會主義，因而對於一切社會主義事業，例如文學藝術事業，就不惜顛倒黑白，誣蔑為“衰萎”、“今不如昔”，其目的就是為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文學藝術事業的方針路綫問題上，我們認為我們的文藝事業，必須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文藝絕對離不開階級立場和党性。右派分子因為站的是

資產階級立場，主張文艺为資產階級服务，因此，我們把文艺事業当作党的事業，右派則把它当作个人獵取名利的工具；我們認為作家应当成为无产階級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右派則在所謂“写真实”、“干預生活”的幌子下，尽量歪曲现实，夸大缺点，認為写了光明就是歌功頌德，因為他們是決不愿意歌頌共产党及其領導下的人民的功与德的。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我們主張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文艺不仅不能脫离政治，而且应当从屬於政治。右派分子則故意追求什么“超階級”、“超政治”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因此，我們強調作家艺术家必須認真學習馬列主义，具备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右派則認為馬列主义过时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例如廖伯坦，竟說馬列主义象蒸餾水一样，对健康的人沒有用处，右派分子魏新也說馬列主义領導不了話剧团；我們強調作家艺术家必須認真进行思想改造，深入工农兵，和他們打成一片；右派則抗拒思想改造，要把自己象公子、小姐一样的培养在溫室里，自称姣姣不凡的天才；我們強調政治領導文艺，政治家領導文艺家，右派則污蔑党不懂文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是的，資產階級的文艺，我們是不懂的，今天右派从反面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才懂了。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反党反人民的目的，不仅頑強地、无孔不入地散播他們的荒謬論調，他們进攻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極其陰險毒辣的。第一、他們不仅要从外部打进来，而且要从內部打出去，右派分子欧陽广安就說“要从地下鑽上来，要从外面打进来”，很显然，“地下”就是他們的秘密小集团，“外面”就是章、罗之类的联盟及其狐群狗党。第二，他

們运用两面手法，一面摆着伪君子的面孔，喊着“帮助党整風”的漂亮口号，一面則进行拉攏分裂，为自己培植反党势力，为爭夺个人名利制造机会，右派分子矢明、魏新不是狂妄地想当文化局的副局長、話剧团的副团长嗎，孙孝祖不是到处許别人以到歌舞团来的愿嗎。第三，能公开运用合法地位反党的时候，就公开篡夺领导权，如“星火”第六期就被右派分子篡改了政治方向，如右派分子長空、罗时烽等就企圖创办所謂“同人刊物”；当公开活动受到阻碍的时候，就秘密进行非法活动，挑撥、离間，以至組織小集团。所有这样的手段，与胡風反革命分子所采取的手段有什么区别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党内和革命队伍里，为什么会出现右派分子？这是有它的历史的、階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的。有的，如長空远在抗日时期，就是“抗八（反对八路军）小組”組員，不仅是資產階級右派，而且是汉奸；有的，本来就是地主階級或其他階級異己分子，如罗时烽頑固地站在他的剝削階級家庭的立場上，一貫对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深怀不滿；有的，則是思想上严重的存在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他們参加革命，参加党，不过是以革命当幌子，为个人的名利找出路，一旦他們的个人欲望受到阻碍，就对党对革命怨气冲天，以至墮落到反党的泥坑去。

因此，所有我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須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深刻吸取教訓，一定要把个人和党和革命組織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摆正，个人决不能在党之上或党之外，一定要在党之中党之下；个人利益决不能高于集体利益，一定要服从于集体利益。同时，加强思想改造，加强馬列主义